

DOI:10.16305/j.1007-1334.2017.12.012

《千金方》消渴病证治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沈仕伟^{1,2}, 仝小林³

1. 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 杭州 310053); 2. 浙江省玉环市人民医院(浙江 玉环 317600); 3.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 100053)

【摘要】 探讨《千金方》消渴病证治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孙思邈认为该病应从火论治,治疗时多用单方及小复方,并重视燥热为本,善于大剂量用药以重剂起沉疴,且予佐药固护脾胃;其所使用的高频药物有天花粉、黄连、知母等,为后世治疗消渴病奠定了基础,指明了用药方向。

【关键词】 孙思邈;《千金方》;消渴;糖尿病;燥热;火

Syndrome and treat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abetes in *Qianjin Fang* (*Recipes Worth A Thousand Gold*) and its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SHEN Shiwei^{1,2}, TONG Xiaolin³

1.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2. People's Hospital of Yuhuan, Yuhuan 317600, China; 3. Guang'anme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5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yndrome and treat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abetes in *Qianjin Fang* (*Recipes Worth A Thousand Gold*) and its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It is considered that Sun Simiao'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re based on fire. He often used the simple recipe and small compound recipe, and emphasized dryness-heat as the root cause. He often medicated with large dose and used heavy prescriptions for severe and lingering illness, which combined with assistant drugs for protecting spleen and stomach. Tianhuafen (*Radix Trichosanthis*), Huanglian (*Rhizoma Coptidis*) and Zhimu (*Rhizoma Anemarrhenae*) are applied with high frequency,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in later generations,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medication.

Keywords: Sun Simiao; *Qianjin Fang* (*Recipes Worth A Thousand Gold*); consumptive thirst; diabetes; dryness-heat; fire

糖尿病是现今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归于中医的“脾瘅”“消渴”范畴。随着糖尿病的高发,现代医家希望从消渴古方中找到灵感与思路,挖掘出能降血糖、改善并发症的方药。但糖尿病与消渴并不完全等同,古代对消渴的诊断需依靠患者出现“三消”症状,而现代糖尿病,许多人早期并无症状,只是体检时发现血糖升高,若到了“三多一少”的消渴状态,大多数已是糖尿病的中晚期,故消渴并不能赅括现代糖尿病,而消渴也并非全是糖尿病。如抗利尿激素缺乏之尿崩症也表现为多尿、烦渴及多饮,归于“上消”范畴,却不是糖尿病。但总体而言,消渴与糖尿病的内涵基本一致,从消渴古方中挖掘糖尿病的效方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笔者仔细研读了历代医家关于消渴的著作,认为《千金方》在糖尿病诊治中有较大的价值,其中的“消渴”篇堪称糖尿病治疗之基石。

1 证治特色

1.1 从火论治糖尿病 糖尿病效方的提取离不开对病机的准确把握,后世医著包括《中医内科学》教材对消渴病机表述为“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何谓“本”,何谓“标”,刘完素之《三消论》云:“所谓标本者,先病而为本,后病而为标,此为病之本末也。”那么“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则当理解为先病阴虚,再病燥热,但笔者发现临床的实际恰恰相反,患者常为先病燥热或湿热,继而出现伤阴。

糖尿病患者早期血糖略微偏高,多无临床症状,但随着血糖进一步升高,开始出现消渴症状,先是因渗透性利尿引起多尿,继而口渴多饮,出现了“上消”之火热伤津表现。由于外周组织对葡萄糖利用障碍,脂肪分解增多,蛋白质代谢失衡,为了代偿,患者表现出易饥、多食、体质量下降、乏力等症状,即“中消”之胃火炽盛及壮火食气表现。糖尿病肾脏并发症出现蛋白尿时则为“下消”。

针对“三消”的不同证候,刘完素云:“如此三消者,其燥热一也,但有微甚耳。”首次明确了燥热乃消渴之病机,此与其倡导的“火热论”学术思想一致。张子和

【作者简介】 沈仕伟,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内分泌代谢病的临床研究工作

【通信作者】 仝小林,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E-mail: tongxiaolin@vip.163.com

私淑于完素之学,亦云:“消之证不同,归之火则一也。”并明确提出“三消之说当从火断”的著名论断。其在实践中擅用三黄丸釜底抽薪治疗消渴,对后世影响至深。

虽然刘完素和张子和在“从火论治消渴”的理论创建上功不可没,但笔者认为真正的先驱是以孙思邈为代表的唐代或唐以前的医家,理由有三。一是《备急千金要方》之“消渴”篇载:“凡积久饮酒,未有不成消渴……脯炙盐咸,此味酒客耽嗜,不离其口……积年长夜,酣兴不解,遂使三焦猛热,五脏干燥。木石犹且焦枯,在人何能不渴。”此论已指明燥热致消渴的机制。二是刘完素在其《三消论》中列出的消渴效方如三黄丸、猪肚丸、葛根丸等均引用自《千金翼方·消渴》篇,说明刘完素在消渴领域吸收并继承了孙思邈的学术思想。三是孙思邈虽未明言从火论治,但“消渴”篇已经强烈提示后世用方选药的方向。

笔者大致统计了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消渴病的选药规律,发现用药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天花粉(22次)、麦冬(18次)、黄连(16次)、地黄(13次)、石膏(8次)、知母(7次)。另外笔者也统计了与孙思邈同时代但稍晚些的《外台秘要方·消渴》卷,除去引用的《千金方》,其用药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黄连(14次)、天花粉和麦冬(各11次)、苦参(8次)、生地黄(7次)、知母(6次)。二者药物基本相近,唯有石膏和苦参有别。上述七味药物的性味,除石膏为辛甘大寒外,其余均为苦寒,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其中天花粉、麦冬为甘微苦微寒,黄连、苦参为苦寒,生地黄、知母为甘苦寒。这些药物的功效,除麦冬偏于养阴生津外,余药均为清热泻火或兼以养阴生津。

由此可见,消渴治疗以清火为第一要务,以孙思邈为代表的医家实乃“从火论治糖尿病”之真正先驱。从上述的分析也可明确消渴的病机当为“燥热为本、阴虚为标”,而非后世所言之“阴虚为本、燥热为标”。

1.2 擅用小方单方 《千金方》的方药为孙思邈集唐以前医学之大成,书中的部分方剂虽然庞杂繁乱,令人迷惑,但孙思邈务实求真,注重实效,正如其在《备急千金要方·少小婴孺》中云:“今博采诸家及自经用有效者,以为此篇。”可知其将效验放在了首位,故所录之方多质朴有效。

“消渴”篇的高频药物,现代药理研究已证实,除石膏外,其余单味药也均有降糖效果,而“消渴”篇方剂,常为高频药物的配伍组合。尤其是小方,如黄连丸,组成为黄连、生地黄;又如“消渴,师所不能治之方”,组成为上好黄连、生瓜蒌;又如地黄丸,组成为黄连、生地黄汁、生瓜蒌根、白蜜、牛脂、羊脂。复方中如猪肚丸涵盖了黄连、天花粉、知母、麦冬等高频药;又如“茯神丸”涵

盖了黄连、天花粉、知母、麦冬、生地黄等。单方的药物选择主要是天花粉。

1.3 大剂量用药 《千金方》提示后世从“燥热阴虚”的角度去论治消渴,并大剂量用药以“重剂起沉疴”,为后世药物用量之范本。

“消渴”篇方剂的剂型有丸剂、汤剂、散剂3种,其中以丸剂为主,而汤剂大概占了四分之一。笔者统计了汤剂中高频药物的用量范围,其中天花粉为2两~8两(27.6~108 g),麦冬为1两~2升(13.8~216 g),黄连为3两~1升(41.4~70 g),地黄为1两~1升(13.8~112 g),知母为2~4两(27.6~55.2 g)。

关于剂量换算,笔者按照傅延龄教授对《伤寒论》及唐代剂量的考证来计算,由于“唐代度量衡采用大小制,小制与汉制相同,大制的权衡、容量为汉制的3倍,而医药仍然采用小制”^[1],可知唐代“一两合今之13.8 g,一升合今之200 ml”^[2]。虽然换算后药物的剂量较平时大,但小病轻剂,重病自当重剂,此为治疗之常理。另外,在《千金方》中重剂的服药次数常在3~5次或不限次数,“渴即饮之”。如孙思邈用枸杞汤治疗一例患者“经月余渐患渴,经数日,小便大利,日夜百行以来,百方治之,渐以增剧,四体羸瘦,不能起止,精神恍惚,口舌焦干而卒……服枸杞汤即效”。方中用枸杞枝叶一斤,黄连、天花粉、石膏、甘草各三两。服法为分五服,日三夜二,剧者多合,渴即饮之。

1.4 佐药固护脾胃 消渴方中常配伍一些固护脾胃的药物或食物,如生姜、大枣、小麦、粟米、白蜜、猪肚、鸡胗胗中黄皮(即鸡内金)、羊乳汁等。此因消渴方的药物多偏苦寒,易伤脾胃。虽然孙思邈未明确阐述佐药为固护脾胃之用,但客观上有此作用。如临床中常将生姜与苦寒药配伍,以去后者的苦寒之性,存其降糖之用。

2 对后世的影响及病机演变

《千金方·消渴》篇第一次系统整理了唐代及唐以前消渴治疗的经验,并通过实践对方药进行了有效的筛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堪称糖尿病治疗之基石。

2.1 新方基石 后世医家创立消渴新方时,常有其影子。如朱丹溪创立的消渴方(黄连末、天花粉末、生地黄汁、人乳汁、藕汁、姜汁、蜜)^[3],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4]创立的消渴名方黄连地黄汤(黄连、天花粉、麦冬、生地黄、葛根等)和玉泉汤(黄连、天花粉、麦冬、生地黄汁、知母、五味子等),其核心药物均为《千金方》“消渴”篇的高频药物。

2.2 病机沿用 自明以后,医家逐渐放弃从火或从

燥热论治消渴病的思路,转向从补肾养阴角度治疗,如张景岳云:“凡治消之法……果为实火致耗津液者,但去其火则津液自生而消渴自止。若由真水不足,则悉属阴虚,无论上、中、下,急宜治肾。”^[5]赵献可《医贯》亦云:“人之水火得其平,气血得其养,何消之有? 其间摄养失宜,水火偏胜,津液枯槁,以致龙雷之火上炎。故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先治肾为急。惟六味、八味及加味八味丸,随证而服。”^[6]《临证指南医案》更为明确地指出:“三消一症,虽有上中下之分,其实不越阴亏阳亢,津涸热淫而已。”^[7]并批评朱丹溪之消渴方,用药毫无成法可遵。后世许多医家,包括现今《中医内科学》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思路,认为消渴之病机是阴虚为本。

笔者认为消渴的病机及用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后世受“若概以寒凉泻火之药……则内热未除,中寒复生,能不末传鼓胀耶”^[6]的影响,担忧苦寒药败胃以生变证,故逐渐弃用如黄连、苦参、知母等药,而改用六味地黄丸等补肾养阴之品。二是《千金方》的方药多为朴素的经验,并未上升到理论,故较难理解,后世医家对其研究不多;而张景岳、赵献可、叶天士等医家的著作通俗易懂,广泛传播,学医者多以此为教材,故后世对补肾养阴治疗消渴渐成共识。

到了当代,以全小林教授为代表的现代医家,逐渐意识到从养阴入手治疗糖尿病效果并不理想,而从火或从燥热论治早中期糖尿病,运用黄连、苦参、知母等

苦寒药则有明确的降糖效果。曾指出“葛根芩连汤有明确而显著的降低空腹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的效果,而此疗效与肠道菌群结构变化有关”^[8]。这一研究也从客观上证实了消渴的病机为“燥热为本”。

3 结语

综上所述,历代医家对消渴病机及用药探索经历了一个由明转暗继而明的过程,而笔者认为孙思邈的《千金方·消渴》篇对后世研究糖尿病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堪称基石。

参考文献:

[1] 方静,傅延龄. 汉代、唐代、宋代煮散剂比较[J]. 中医学报, 2013, 28 (4): 523-525.
[2] 杨琳,傅延龄,倪胜楼,等.《外台秘要》汤剂全方量的研究[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36(11): 725-728.
[3] 朱丹溪. 丹溪心法[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159.
[4] 龚廷贤. 万病回春[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321.
[5] 张景岳. 景岳全书[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215.
[6] 赵献可. 医贯[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94-95.
[7] 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272.
[8] XU J, LIAN F M, ZHAO L H, et al. Structural modulation of gut microbiota during alleviation of type 2 diabetes with a Chinese herbal formula[J]. ISME, 2015(9): 552-562.

编辑: 张旭珍

收稿日期: 2017-03-16

· 管窥篇 ·

医方集锦

一何叟,年近八旬,冬月伤风。有面赤气逆、烦躁不可安之象。孟英曰:此喻氏所谓伤风亦有戴阳证也,不可藐视。以东洋人参、细辛、炙甘草、熟附片、白术、白芍、茯苓、干姜、五味、胡桃肉、细茶、葱白,一剂而瘳。

——王孟英《王孟英医案》

诵读身静心动,最易耗气损营,心脾偏多,不时神烦心悸、头眩、腕闷,故有自来也。调养灌溉营阴,俾阳不升越,恐扰动络血耳。淮小麦三钱,南枣肉一枚,炒白芍一钱,柏子仁一钱半,茯神三钱,炙草四分。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虚劳》